

BAEUQ ROXDOH GINGSEI

布 洛 陀 经 诗

译 注

(桂)新登字01号

布洛陀经诗译注
《布洛陀经诗》整理小组整理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43.25印张 1200千字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219-01909-2/I·522 定价：30.00元

广西壮族自治区领导小组
主编 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执行主编 张声震

顾问 蓝鸿恩

黄宝山

整理小组 组长 农冠品

副组长 陈天枢

黄子义

韦以强

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韦以强 农冠品

陈天枢 苏联武

莫 非 黄子义

梁杏云 覃承勤

编 务 黄成贤

出版说明

我国的少数民族古籍，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珍贵遗产，也是我国典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源远流长，绮丽多姿。广西少数民族古籍则是这个宝库中的一朵奇葩。

广西聚居有壮、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十一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达一千四百多万，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千百年来，广西各族人民在开拓祖国南疆的历史进程中，或用自造的文字，或借助于汉文，或靠口碑世代流传，给后人留下了浩繁的民族古籍，丰富了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为祖国历史学、民族学、哲学、伦理学、民族文学、民族艺术、民族医学、民族宗教等学科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国务院办发(1984)30号文件指出：“少数民族古籍是祖国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遵照这一指示精神，为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加深各兄弟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增进民族团结，丰富我国的民族研究领域，促进民族地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我们在对区内各少数民族古籍进行普查、抢救、整理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出版这套《广西少数民族古籍丛书》。

本丛书严格按照古籍的原意原貌进行编译整理，或标音意译，或校勘注释，力求民族古籍整理的准确性、科学性，以方便读者的阅读与研究。由于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们批评指正。

广西壮族自治区办公室
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序

张声震

(一)

本书序文，首先要从“布洛陀”说起。“布洛陀”，汉译为布洛陀。壮语之意，“布”是对德高望重老者的尊称；“洛”是知晓、懂得；“陀”含普遍、全面之意，合起来通译为无所不知的智慧老人。布洛陀是壮族的智慧祖神。《布洛陀经诗》是壮族巫教的经文，它唱诵壮族祖神布洛陀创造天地万物，规范人间伦理道德，启迪人们祈祷还愿消灾祛邪，追求幸福生活。这部经诗贯穿着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的原始宗教意识。《布洛陀经诗》各篇都可以独立成章。在壮族民间日常生活中，每当主家逢喜庆吉祥之事，以“祖宗酒”庆贺之时，即请巫师来唱诵布洛陀创造天地万物，造福百姓的篇章，以求家业昌隆；每当主家饲养牛、马、猪、鸡遭瘟疫，即请巫师来唱诵赎魂篇章，以求六畜兴旺；每当主家家庭失和，或人丁不宁，即请巫师来唱解冤篇章，以求家庭和睦；每当部落头人（王）遇战事，便请巫师念祈祷篇章，以求征战胜利。《布洛陀经诗》因其相当多的内容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可以说是壮族的创世史诗；因其唱词是民歌，又是在祭祀时喃唱的，故又可以说是壮族宗教文学。

《布洛陀经诗》流传于我国广西红水河流域、右江流域、龙江流域、左江流域及云贵南、北盘江流域的广大壮语、布依语地区，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巫文化是中国南方民间文化中代表性文化，《布洛陀经诗》是壮族巫教经文，故整理出版《布洛陀经诗》对研究壮族文化以及整个巫文化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广西学术界收集研究《布洛陀》始于五十年代。1958年，《壮族文学史》编写组收集到民间故事“陆陀公公”；1978年区民间文艺家协会在采风中收集到招谷魂、招牛魂唱本，1980年又收集到两个内容较完整的唱本。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整理出版。1986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暨办公室成立，经研究确认《布洛陀》属壮族巫教经诗，将之列为广大少数民族古籍整理“七五”规划重点项目，并上报列入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重点项目。1987年7月召开广西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部分成员会议，确定《布洛陀经诗》项目由自治区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统一组织收集整理工作。具体进程分两步：第一步，广泛收集民间手抄本，翻译原始资料；第二步成立整理小组，进行科学版本的整理。同年八月召开《布洛陀经诗》资料收集专门会议，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半年时间就收集到《布洛陀经诗》手抄本二十二本，译出八万多行的资料。随后成立了《布洛陀经诗》整理小组，按照科学版要求选材、编辑、翻译、注释；先后整理出了第一稿、第二稿、第三稿，共召开了三次审稿会。《布洛陀经诗》科学版的整理历时四年，参加整理和审稿的人员有古壮字专家、民间文学家、壮文专家以及熟悉壮族历史、宗教、风俗等传统文化的老民族工作者，可以说是汇集了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经过艰辛的努力，才克于成。

(二)

《布洛陀经诗》原手抄本全部是用古壮字书写，诗是壮族民歌五言体、押韵。在内容上，融壮族的神话、宗教、伦理、民俗为一体，思想深奥，字义艰涩；在形式上，由于千百年来的传唱加工，语言精炼工整，有韵律，朗朗上口，其中保留了许多古壮语、宗教语，为当今所无。要把如此庞大的、版本各异的布洛陀经诗整理成科学版本，译成现代壮文和现代汉文，既要准确表达原文意思，又要体现壮语优美的语感、诗歌的韵味，难度确实很大。整理小组为了开拓这项前无古人的光荣事业，遵循科学原则，通过以下方法进行整理：

一、科学选材与确定篇章结构

《布洛陀经诗》已搜集的二十二个手抄本，除《招谷魂》《招牛魂》《汉皇一科》是单章本外，其余各本篇章较多，最多的有十二

“狼”(即“章”),2300多行。整理小组通过对二十二个手抄本的八万多行翻译资料反复研究后,确定以版本较古老、内容较完整的本子作为基础本,一类内容为创造天地万物,另一类内容为伦理道德、宗教禁忌。对原手抄本选材均是整章整节缀用,不作任何修改补充。篇章结构序列为:序歌、造天地篇、造人篇、造万物篇、造土官皇帝篇、造文字历书篇、伦理道德篇、祈祷还愿篇。

二、正字、正音、正义

整理注释《布洛陀经诗》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正字。《布洛陀经诗》二十二个手抄本来自几个地区,因壮语方言差异,古壮字又无统一规范,往往同一词意,用字各异。如汉义的“下”,各抄本写法往往不同,有“季、迁、逻、喇、忑”,幸得我们前些年对古壮字已做了整理并出版了《古壮字字典》(初稿),对古壮字做了规范,现在对《布洛陀经诗》的古壮字就以《古壮字字典》为依据进行规范。凡是同一字词,字典上有的,一律采用字典的规范字。如上述“季、迁、逻、喇、忑,”规范为“季”。字典没有的字、词,就选取结构较合理的字统一使用。正音的原则是:凡原文壮语方言与壮语标准音接近的,用标准音;原文壮语方言和标准音不一致的,仍保留原壮语方言。正义,由于壮语方言差异,有些词音形相同而词义不一,则保留方言,按方言语义翻译。

三、直译

直译采用汉字词对古壮字单字直译,这样可以保留独特的古壮语语法、词汇。对壮语特有词汇,主要是神名、地名等也予以保留,如敢卡、公堆、么渌甲、狼汉、安落等等。

四、汉意译

整理初时曾拟采用五言、七言诗体进行汉意译,但这种形式难以确切表达原文意思,搞不好会弄巧成拙,达不到科学整理的目的,因此选择自由体,力求用古朴、自然的文字准确表达原意。

五、题解、注释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经诗的内容与功能,在篇章前面做了题解,主要是提示该篇章内容,并简介有关历史、民俗、民间传说故事资

料。

注释是本书又一项极其繁难又必不可少的工作。注释的重点在神祇、民俗、壮族生活特有用具、宗教术语、宗教禁忌等方面。注释工作由民间文学家、本书整理组顾问蓝鸿恩同志担任。他引用了不少壮族民间神话故事、风物传说，博引考证了许多史料，实属宝贵。

翻译注释这部经诗，是一项艰难，但又很有价值的学术活动。整理小组在译注过程中，始终严格做到逐句逐字琢磨考释，还请教了一些当地的歌师、巫师，解决了不少疑难。如直译“下楼梯”（《解母女冤》）意译为“嫁女儿”。缘出壮族居住“干栏”建筑，出门均要下楼梯，故女儿出嫁又曰“下楼梯”。可见不熟悉壮族生活习惯是难以准确翻译的。注释中还遇到众多的古壮语，如“百灵鸟印”（《唱罕王》）是一种王印，因印纽上刻有百灵鸟的图案，故名。这种物件在壮族现代生活中早已消失，但它作为历史的“活化石”宝藏在经诗中，实属珍贵。由于《布洛陀经诗》内容极为丰富、思想深奥，方言俗语复杂、宗教术语繁多，翻译难度大，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不足之处仍在所难免，期待读者考释得更完善。

（三）

《布洛陀经诗》的内容从性质上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创世神话、伦理道德、宗教禁忌。它的学术价值是多方面的。

《布洛陀经诗》是研究壮族宗教问题的经典。壮族的宗教信仰主要是原始宗教。原始宗教内容包括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多神信仰等特征，在《布洛陀经诗》中都有充分的表现。

自然崇拜在《布洛陀经诗》中占重要地位。自然崇拜源于“万物有灵”观念。在壮族先民意识中，一切动植物皆有灵魂，敬奉它，则能保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得罪它则灾祸降临。《造万物篇》中有专为赎谷魂、赎牛魂、赎猪魂、赎鸡鸭魂、赎鱼魂而立的五节唱经。这些灵魂既可造福于人类，又可作祟于人类。如《造火经》中说布洛陀教人们制造了火，火给人们带来了“火样旺”的幸福生活，却又因人

们不慎，烤裂了太坛小坛，“冤怪从这里来”。破裂的坛片变成“鱼妖”“谷妖”“钱妖”，引起兄弟不合、父子不亲、夫妻离心之祸。福祸相依，福祸互相转化，这似乎可看作是壮族先民朴素辩证法的萌芽。

壮族民间认为，万物有灵，灵有所附。神灵寄附的地方应立社以供经常敬奉。《造火经》启示人们应该立社的计有二十多个不同处所。古来壮族村寨神社遍立，其源于此。《史记》谓“越人机”。考“机”便是对凶吉的预卜。本经诗《祈祷篇》载有预卜凶兆六十余处之多，均用古老的鸡卜巫术以求。《史记·封禅书》记载“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立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从《布洛陀经诗》我们可以看到壮族先民运用鸡卜很经常，而且历史很久远。《史记》是司马迁记述从黄帝至汉武帝的历史，可见壮族鸡卜在汉武帝以前已经运用。《祈祷篇》中载父王去造水塘、造田地之前都先去占鸡卜，而占得凶兆时，便请巫师“咷貝”（即祭祀、祈祷）以解凶兆，化凶为吉。《布洛陀经诗》证实了《史记》的记述。

《布洛陀经诗》提到的神祇有一百多位。可谓众多。其中有壮族民间崇拜的徒额、敢卡、莫一大王、上梁王、狼汉王、备放王、山屋王、他业王、落腊王、公堆、祖神爷、祖神婆等，有道教神，如太上老君、天德、北辰等，也有汉族神祇，如盘古、混沌、燧人氏、有巢氏等。从多神崇拜中，受到突出信仰的神是雷王、徒额、老虎、布洛陀。经诗中认为宇宙间的“四介”都是这四王造的，这“四王”是宇宙间的主宰神。在壮族先民看来，宇宙间没有主宰一切的主神。而布洛陀这位祖神比之其他神显得突出，因为布洛陀是造物主，是无所不知的智慧神。从整部经诗中，巫教与道教互相渗透、壮汉文化交融的痕迹非常明显。如造天地，经诗中既有螺蜂造天地、蜣螂造天地、罗贵造天下，又有盘古造天地、老君造天地、霹雳造天地、混沌造天地，可见壮族对天地万物起源的认识，既保留了壮族独特的原始观念，又明显反映了汉文化的影响。另外，从经诗中，我们又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作为汉族文化的神祇，大都经过民族化而受到壮族群众的崇拜。如燧人氏、有巢氏，是汉族发明火和房子的神，在《布洛陀

经诗》中，火是布洛陀教人们制造的，房屋是备放王发明的。经诗中也有燧巢王，他是教人播种芋麻的农业神。很明显，燧巢王乃是吸收和改造了汉族文化的燧人氏、有巢氏而塑造成的。

《布洛陀经诗》是研究壮族古代哲学思想以及伦理观念的重要资料。我们从《布洛陀经诗》中创造天地万物的生动情节可以大略悟到古代壮族先民对人与自然、人与神、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是怎样认识的。从《伦理道德篇》的《解婆媳冤经》、《解父子冤经》、《解母女冤经》、《唱罕王》中，我们不难寻出壮族先民道德观的轨迹。

《布洛陀经诗》对于民族史学研究也是一块可贵的“璧玉”。经诗没有迁徙的叙述，也没有他地地名，这决非偶然，它是壮族是土著民族又一个佐证。经诗中保存了大量壮族先民渔猎、耕作饲养、婚姻嫁娶、征战掠夺等丰富生动的描述，是研究民族史的宝贵资料。

生活生产史：《造万物》叙述了壮族先民造火、造鱼网、造房子、造菜园的经过，反映了壮族社会不断进化的历史。赎魂唱经中，谓牛、马、猪、鸡、鸭被神创造出来后，由人从野外把它们牵回来驯养，这是先民对原始畜牧业产生的朦胧记忆。《寻水经》中记述了找水的故事。人们经受了“三年天大旱、四年烈日炎炎晒”的煎熬后，纷纷出去找水。在布洛陀指点下，“见到一蔸大野芋，看到三百条河床交叉过，见到四百条溪沟汇合处”，于是嗦嗦往下挖，挖出一股泉水，“人们一个个跑向泉边”。这是壮族先民在与自然抗争中用智慧求生存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们由此傍水而居的远古追忆。

经诗中，牛耕、造水车等反复出现，并叙述大量的水稻及其它农作物品种，说明壮族是水稻民族，很早就进入了牛耕的农业时代。

经济史：造猪、养猪、卖猪的叙述似乎也说明壮族曾经历了神话时代、畜牧业时代和商品交换时代这个社会进化史上的三个阶段。《赎猪魂经》后半段讲述主家养猪卖猪苗，解决了温饱，进而又买手镯、娶媳妇、放债、捐官、由此可见养殖业在壮族社会经济生活

中占了重要地位。经诗中出现的买牛、买鸭记述都是在圩场中用货币形式交换的，说明壮族社会很早就有了集市交换，较早进入商品交换时代。

社会发展史：《唱童灵》是壮族远古社会经历过吃人肉野蛮历史的生动写照，是经诗中故事情节较完整的一章。童灵的母亲死了，众人嚷着要吃她的肉，童灵念母亲的生养之恩不那样做，而以杀牛分肉给乡亲，并说服亲人为母亲带孝守灵。至今在《布洛陀经诗》流传的红水河流域还保留着杀牛祭祖宗的风俗。以牛肉代替人肉，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标记。

经诗中多次叙述以掠夺奴隶为目的的征战，记述掠夺到壮实的奴隶、白发老奴、长发女奴的情节。经诗中自称大量用“僥”（意为奴隶），这是壮族奴隶社会留下的印记。《唱罕王》中，后母的儿子祖王与兄长罕王争夺继承财产权。《解母女冤经》中出嫁了的女儿回来争父母的财产。说明壮族存在过原始社会末期的幼子继承制和女子和男子同享有财产继承权这两种分配制度，也反映了长子继承权取代幼子继承权、男子继承权取代女子继承权是经过非常剧烈斗争的。

《布洛陀经诗》是壮族宗教文学的典范。经诗是壮族民歌形式，以五言为主，多押腰脚韵，排歌占的份量不少。众所周知，壮人古有“以歌代言”之习，如今壮族地区尚有歌圩盛行。丰富、奇特的想象、诙谐、风趣的比兴，气势连贯的排比，乃是壮族民歌的特点，这些特点，在经诗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而宗教、神话的内容又使经诗带有神秘、古朴的韵味。说媳妇幼稚“是你牙齿未满口？是你脑浆未满壳？”。说改正错误是“恶话丢下河、恶语扔下江”。祝寿是：“寿如江河水，寿如山坡和山岭……”。连串的排比，生动形象，一气呵成。《唱罕王》中罕王为了惩罚祖王，“做个箱子关住满天星，造个柜子锁住红太阳”，想象力多么高超，控制自然的愿望多么强烈。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生动的唱词中感受到壮族民歌的优秀传统和伟大力量。民歌是壮族民间口头文学的主流，巫教经诗则是壮族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系统研究壮族民间文学，就不能不研究

巫教经诗文学。

《布洛陀经诗》不但保留了大量的古壮语、俗语、宗教术语，而且保留了大量的古壮字。原手抄本的古壮字约占 20%左右，语言文字材料十分丰富。值得一提的是，近年已出版问世的《古壮字字典》（初稿）里的八千九百多个古壮字，很多是从《布洛陀经诗》等壮族民族古籍经典中来的。那么《布洛陀经诗》中的古壮字又是谁创造的呢？这就要涉及古壮字形成的根源了。一个民族文字的形成，不会只出于某个创世主的聪明智慧，正如汉字的创造决不会仅是一个苍颉，而是千千万万个苍颉一样，古壮字也是群众创造的。但可以断定，古代的巫师们在创造、形成古壮字的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可以这样推断：在原始社会末期巫师是和部落首领、头人合而为一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祭事繁多，专职的巫师便产生了。巫师的首要职责是祭事。他要择吉日良辰，这就要有天文、气象知识；祭事有一套规矩，这就要有礼仪知识；祭事要评说古今事，这就要有历史知识，还要给人治病，这就要有医药知识。壮族的巫师们，是些壮人中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是怎样得来的呢？最原始的知识来自善于观察，积累总结宇宙间、社会上的经验，后来，随着社会的进化发展，他们有机会首先接受汉族文化。他们读了汉书、识了汉字、熟悉了汉族文化，然后适应发展本民族文化以及宗教信仰习俗的需要才产生了继承前人仿汉字创造方块古壮字，以古壮字记载古老的、本民族历史文化的观念和行动。我们可以想象，古代的巫师们，他们原不是什么文字学家，他们费心积虑梦寐以求的是模仿创造出一种与自己的语言相一致的文字，从而能准确记载如《布洛陀经诗》这样珍贵的文化精华，使之万代传唱。他们是这样做了，并且一代一代地沿袭下来，以求文字的完善。我想今天我们应该公允地说，历代的巫师们，他们对模仿性地创造出古壮文，保存古壮字，从而发展了民族文化，是有功绩的，何况他们还是“一专多能”，既是歌唱家又是舞蹈家呢。《布洛陀经诗》可供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者作比较研究，还可供其他学科学者作立体研究。

《布洛陀经诗》产生流传的年代已经久远。从它的内容分析，它

可能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时代，尚带有母系氏族社会的痕迹。随后又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一直延传至今。如果说原始社会的巫教是原生性、奴隶社会的巫教是次生性、封建社会的巫教是再生性的，那么就壮族巫教经诗而言，究竟那些内容是原生性的，那些内容是次生性的，那些内容是再生性的呢？这就有待宗教学专家去研究了。

(四)

整理出版《布洛陀经诗》，对弘扬壮族文化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必将大大开拓壮学研究的领域，为壮学研究增添了一块基石。过去和现在，许多学者都以为壮族巫教无经文，壮巫仅是巫师喃唱，或以为仅有汉字壮读的唱本而已。今天我们可以断言，这些见解都是不切实的。《布洛陀经诗》的出版问世，将给世人耳目一新，它雄辩地证明历史上曾是壮族人民普遍信仰的源远流长的壮族巫教是有自己内容丰富、语言独特的经诗的。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各自的精华与糟粕，都有传承性。如何对待民族文化遗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是科学的态度，即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既坚决反对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同时坚决反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布洛陀经诗》中劳动创造世界的精神及其勇敢智慧、亲善和睦的道德观、正义自强的信念，千百年来一直成为壮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凝聚力，正是这种精神鼓舞着壮族先民开辟了两江流域——祖国边陲的广阔土地；正是这种精神，凝聚和培养了整个民族，使它在民族竞争的历史长河中不致被湮没而又能和强大的先进民族和其它弱小民族和睦相处；正是这种精神导演了历史上一幕又一幕可歌可泣的悲壮的抗暴、抗敌、革命斗争史剧；正是这种精神激励着当代一千四百万壮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代以坚定的步伐向社会主义道路迈进。继承和发扬这种民族优秀精神，继承和发扬《布洛陀经诗》中一切优秀传统，以提高民族自尊心，应该是当代壮族子孙的天职。然而，民族文化中精华和糟粕往往是揉合在一起的。《布洛陀经诗》中的万物有灵、祖

先崇拜、多神崇拜这些原始宗教迷信意识，至今仍在部分束缚着壮族群众的精神世界，枷锁着部分人的思想，妨碍着他们积极主动去掌握科学技术，改造自然、摆脱贫困落后。它已成为阻碍民族进步、发展的消极因素。建国以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作为封建迷信的巫教总是首当其冲，受到批判和取缔，却又“死灰复燃”，屡禁不止。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二，第一、从巫教产生的社会根源上看，新中国成立后，消灭了剥削制度，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文化教育水平普遍提高了，巫教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已大大削弱，但由于目前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矛盾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腐朽思想仍在继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种种矛盾仍大量存在，而且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低，在广大农村，就农业、手工业而言，大量的、主要的仍属家庭个体承包经营，人们还不能完全抵御自然灾害及各种疾病的危害，人们生活与文化水平提高的程度也还有限，还有部分地区群众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文盲愚昧仍未扫除。每当遇到天灾人祸，人们难免仍然祈求巫师去禳解。列宁说：“宗教偏见的最深的根源是穷困和愚昧”。故要消除宗教，根本在于消除贫穷和愚昧。第二、从认识论上看，缺乏对巫教系统研究。应该说明的是，巫教文化和巫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巫教文化包括历史、文学、艺术、社会、民俗等各学科，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巫教主要指巫信仰和活动。就巫教而言，巫教起源于原始社会人类对自然力歪曲的认识。原始人类对外界种种的自然现象不能理解，出于恐惧自然威力的原因，便产生了信仰与崇拜观念，表现为对它们的屈从、祈求、禁忌、敬畏、感激，所以最早的宗教反映的是人和自然的矛盾关系，原始巫教，便是这样。进入阶级社会后，奴隶主封建统治阶级总是利用宗教（包括巫教）来麻痹人民，从而使宗教渗进了很多封建意识，农村里有些“巫婆”“神汉”利用巫教骗人钱财，害人性命，又使巫教带有反动性。系统地研究巫教文化和巫教的产生、发展，调查群众的信教状况，有利于我们继承民族优良文化，有利我们对巫教制定相应的对策，达到团结教育群众，真正有效地、逐步消除巫教的影响。

巫教和其它宗教一样，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发展、消亡都有一定的规律。巫教的消亡，如上所言，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强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科学文化水平。同时要坚持不懈地在群众中宣传无神论，揭露批判一切唯心主义的神怪荒诞邪说，才能真正有效地根除巫教的影响。当然，要达到此目的绝不可能朝夕而就，而是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

论《布洛陀经诗》(代序)

蓝 鸿 恩

《布洛陀经诗》，壮族民间称之为《庀布洛陀》，壮文写成《Mo Baeuq Rox Doh》。“庀”(mo)在壮话中包含有“念咒”、“诵经”、“经文”、“经诗”的意思；亦可作民间宗教仪式如“道场”、“打醮”等解释，有人也译成“巫”。《布洛陀经诗》是壮族民间流行的一种民间宗教经文。这种民间宗教，民间叫“师公”，或者叫“布摩”，而职业的“师公”却被称为“道”。

《布洛陀经诗》流传于桂西一带，因其规模比较庞大，而且比较系统，是研究壮族古代文化的重要的资料。

一、《布洛陀经诗》所反映的宗教内容

为了探讨《布洛陀经诗》所包含的文化内容，首先就要探讨“师公”的宗教性质。从《布洛陀经诗》的内容、形式和存在等方面来考察，我以为“师公”实际上是披着道教外衣的“巫教”。

一切宗教的基本是信仰并崇拜那些似乎是支配着人生世界 的超自然的力量。原始宗教的产生反映了原始人对于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严酷的自然现象。由于对自然现象的神秘而无能为力，在原始人的头脑里便产生了一种思想，认为在周围世界里存在着一些能够给人们以幸福和灾祸的特殊的超自然的存在物。他们把这些超自然物的力量赋予人格化，企图通过符咒、巫术等仪式来影响这些事物。《布洛陀经诗》把这些符咒、巫术、仪式统统叫做“叭”、“咷”、“呗”。“叭”是指对神的祈求，“咷”是求祈禳解除灾祸；而“呗”就是对神祝颂或取悦于神灵，带有还愿的性质。

这种民间宗教的特点，从《布洛陀经诗》中可以看出有如下内容：

- ①崇拜万物有灵观念。

从《经诗》中，可以看到，他们的观念中，什么都有灵魂，都是神祇。从这些神祇，可分自然神祇，英雄神祇，部落酋长神祇三类。

在自然神祇中，又可分为有生命的物质和无生命的物质。

无生命的物质有：天、地、山、水、河流、石头等等。甚至破瓦缸片，也有灵魂，也可作怪。

有生命的物质有：树林、花草、谷物、鸡、鸭、牛、马、羊、老鼠、蛇、鹰和各种猎物。而另外崇拜的蛟龙、雷电、老虎等已近乎是图腾崇拜。

属于英雄崇拜主要是造物神崇拜。这些造物神大体是创造发明的工匠神，没有具体的名字，如：打手镯的神、染布的神、卖锄头的神、造秤神、管水笕的神，削竹签的神，制扁瓷坛的神，造夹擒拿野兽的狼汉王、造屋的山屋王、造水车的备放王、造鱼网的他业王，造绳索的落腊王以及挑担神、摆渡神等。

属于造物神还有一些怪物如：造河的九头蛟龙神；造物的四脸王；造田垌的大水牛；造人的四脚王；造猪的九头仙姑；造屋的四手王；造果的九头鸟。还有一个制造人间爱情的寮三妹。

另外，还有一种游魂，指那些伤死鬼，无人收尸的鬼魂，名目繁多，如：仰卧嘴肚朝着天的神，俯卧嘴肚贴着地的神（指无人收尸）；铁捅破肚皮的神，铜挖肠的神（指伤死鬼）；把牛奶果当餐的神；麻根菜当餐的神；酸刺果当餐的神（指饿死鬼）等。

这些造物神中，还有接受中原文化中出现的神祇，如盘古王造天地，老君制阴阳，天王氏修天，地王造花草树林等。

祖先崇拜，有莫一大王和那沙大将，是战神，曾是壮族里的氏族酋长。还有布洛陀和么录甲，他们是壮族的老祖宗，是祖先神。

此外有一位叫“甘歌”的女神，壮语 Gamjga，在《布洛陀经诗》中出现时，往往放在皇帝的上面，可见其地位比皇帝还高。而她管的东西谁也不能动，一动就犯忌讳，就遭受大的灾难。通过壮语训诂，则 gamj 者，岩洞也，ga 者，下肢或脚也。下肢的岩洞，则女阴也。当是女性生殖器崇拜的现象，亦即属祖宗崇拜的范畴。

值得注意的，《布洛陀经诗》没有图腾崇拜的现象，而在神的王